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22
15



明善4
卷 15
622

顧虞東先生文錄

道光丁酉仲冬海虞

顧氏小石山房鑄版

序

欽惟我

高宗皇帝稽古右文特舉曠典詔示中外甄辟淹通經術
老成敦樸之士而吾鄉司業陳公以品學兼崇實爲舉首
海內翕然宗之今讀其詩古文詞淳古淡泊若無意於文
之工而真味所存復之不厭蓋自刪定贊脩聖師爲萬世
開鴻業而先正有云論語是雪白文字信乎有德之言稱
心以出達意而止固未嘗以譁囂爲美也宗人主事顧虞
東先生司業公之高第弟子也平生砥行績學一以公爲
依歸其精力所萃尤在詩禮二經學詩一編經
乙覽而登祕閣固已風行區寓矣至學禮之書則未勒正

本遽歸道山識者每以莫窺崖畧爲憾今文孫以垂暮之年乃得詩文遺集而表章之豈非文章有神其光氣所達潛而必耀者乎古文及詩在先生爲餘事大都脩辭必誠發論當理不欲以無物之言欺謾當世其詞致視見復集若較恢而腴然所以養其根而觀其瀾者初無二道也漢王充謂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其言以能說一經爲儒生是蓋以學究爲儒耳若先生統會今古連結篇章以精思著作之餘溢爲藻翰乃合鴻儒文人通人而一之者也斯誠不朽之盛業哉先生以進士官國子助教已而造主金臺白鹿鍾山及邑之游文書院講席弟子之著籍者無慮百數其舉於鄉也曾伯祖編脩府君與之

同歲而曾祖舍人府君本生曾祖杭州府君皆受業於先生淵耀所從受業沈思蔡先生者又先生之弟子也從來學術之傳源遠而未益分要之餘韻流風得其人以衍之固有未遂歇絕者向使斯集之成當曾祖在時其闡揚師訓而爲之羽翼言之親切宜何如也乃時更四十餘年而遺文始出俾後生膚學猶獲服先矩而誦微言且綴言簡末有餘幸焉能勿慨然興思而畢然仰止也乎
道光十有九年七月八日門下後學邵淵耀謹序

虞山學人遞有師承 國朝自錢圓沙先生後一傳為嚴
思菴先生再傳為陳見復先生三傳為顧虞東先生先生
之後有吳文頊儒邑中士獲與丈接而得其遺緒者近推
吾友趙君閭鄉閭鄉娶虞東先生曾孫女先生著書滿家
其文孫蘭泉翁悉舉以畀之蓋以李侍郎之於韓吏部相
期也閭鄉嘗語余以古人文集恆賴門下士雖正必決擇
審慎不恤割愛而後流傳於世後世無間言余聞而善之
數年前余舍館石墩顧氏有以虞東文集見示審為吳丈
手錄中擇其尤者若干首加以朱圍余亟錄之未及半而
索去悵快不自己繼知為瞿君子雍所得遂假歸錄竣寄

序

虞山學人遞有師承 國朝自錢圓沙先生後一傳為嚴
思菴先生再傳為陳見復先生三傳為顧虞東先生先生
之後有吳文頊儒邑中士獲與丈接而得其遺緒者近推
吾友趙君閭鄉閭鄉娶虞東先生曾孫女先生著書滿家
其文孫蘭泉翁悉舉以畀之蓋以李侍郎之於韓吏部相
期也閭鄉嘗語余以古人文集恆賴門下士雖正必決擇
審慎不恤割愛而後流傳於世後世無間言余聞而善之
數年前余舍館石墩顧氏有以虞東文集見示審為吳丈
手錄中擇其尤者若干首加以朱圍余亟錄之未及半而
索去悵快不自己繼知為瞿君子雍所得遂假歸錄竣寄

臆聞鄉閭鄉讀之喜謂先生文久擬編次行世卒卒未果
今得吳丈持擇自無遺憾更發其詩彙錄成一卷勒爲定
本焉今年閭鄉招余家塾課其二子時與蘭泉翁挑燈敘
話翁少時逮事其祖間語一二軼事益悉先生之爲人翁
又語余以年屆八旬於世緣絕無繫戀惟先人著述未盡
刊布戚戚於中耳會石墩顧生蘭江願任校刊之役閭鄉
卽出錄本貽之生爲先生宗人從余遊數載恆喜表揚遺
佚其志亦足尙也剗剗旣竣辱翁不鄙乞一言自維謏陋
何足以窺先生之藩籬無已姑爲述其緣起至先生之文
根極經史深醇典則不愧儒者之言海內承學之士自能
識之無俟末學小子贅述也先生又有學禮一書係未竟

之緒雖叢殘錯雜理董非易尙當與閭鄉編校而傳布之
以慰翁也道光丁酉秋九月後學太倉季錫疇謹序

原序

海虞顧古湫先生以學行高東南踰三十年既官于朝自
所教國子生外四方挾策之士咸師之古湫亦以接引後
進爲己任請業者戶限爲穿然士之師古湫者第知其制
舉文耳亦知古湫之學與其制舉文之所自出乎古之立
言者尙已約其大體有三記事也說理也持論也摛華搜
奇抑末矣記事首左史記物曲如羅列焉記人事如績畫
焉說理歸宋人南豐紆而必盡考亭繁而有宗持論則推
韓柳歐蘇或曠觀而近徵或卽古而擢新或獨見而曲達
謂爲專長寔不然然而盲史囊括百氏程朱上殿劄子疎
暢不下八家韓柳誌狀有神似左史者孰云體果有分乎

虞東文錄
一
譬之喬松古栢巖桂洞梅根深液厚而脂或出節間或蟠
下土或花繁而香郁或花細而香幽遽以專美在是更闕
異時而脂與花易其故處迥絕故觀無他根深液厚而其
自然之所流散不可以專見求也古湫之學吾不知于古
人奚若要其流散之文則固得而見之嘗試于所爲諸體
中摘舉一二錢法治河歐蘇巨筆也說詩議禮宋人嫡系
也周翁任三左史化身也至賦頌表之高蒼序記之雅潔
銘誄之鬱愴是又包乎摛華搜奇專門名家之長嗚呼古
湫之于文可謂至矣古湫嘗徵予作某文余以未具作料
辭古湫笑曰近閱某氏文論韓柳二集柳非作料不可韓
則何有哉余曰子以韓爲空拳赤手乎彼自言氣盛斯物

之大小畢浮桺痕而韓化也古湫爲首肯返以觀古湫之
文都無所謂痕者殆將幾於浮與化而不自知也余願世
之師古湫者不自制舉業始尤不貳視古湫之制舉業與
其諸體之文則得矣乾隆辛巳孟冬四日兩海同學愚弟
許道基拜述

山穹然而峙也然瀾漫布濩吞吐蔽虧頃刻而百變則山
之雲烟爲之也地隤然而夷也然憤盈鬱勃句達萌拆地
得之而如繡如繪終古常新有道而能文者亦然常熟顧
古湫先生之與余交也愈久愈篤同寓京邸一日不見輒
相思或別余遠適則惘惘如有所失未別而卽計日以訂
其來余頑鈍無所通曉古湫之知余或甚于余之自知而

信余則過于余之自信蓋其爲人若此則其文可知也庚
午出都荏苒四稔計定交以來其別離未有若是之久者
今春寄示近作索余弁言二千里外如其情話其文變而
益奇奇矣而益醇且正譬之山河大地亭毒愈厚故其雲
烟草木愈出而愈不窮指雲烟草木爲山與地不得索山
與地於雲烟草木之外亦滋不得也江都馬榮祖拜序
同年友顧子備九制義抉經之心古文證據今古旣已推
重一時矣餘事成詩凡得力於經史子集者悉流露於古
今體之間振高步於區中結遙情於塵外安和整飭一循
正軌壹切纖佻肥膩與蕭索荒幻之狀無自而中之則詩
雖備九之餘事而一時專家轉未之或先也余曩者往來

虞山得詩友三人侯貢士秉衡以風神勝汪廣文茶圃以
才情勝陳少司成見復以名理勝見復不專以詩鳴者備
九師事見復故於詩得其師傳而風神才情且兼有秉衡
茶圃之長由植根者深故名理足而又工於變化也邇者
輔理 天潢身依 日月行與公卿大夫導豫鳴盛發爲
雅頌以上追文王清廟闕宮猗那之作者非猶永叔之於
聖俞許其才能而惜其不遇也學力益老詩品益高又不
止求備九於風人中已乾隆壬午夏五長洲年眷弟沈德
潛題於清曠樓時年九十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五本前代風人中
聖命指其本指而
神聖之天德良以
大論專員所造於
不辭親刺之而如
與山景高文三人

虞東先生文錄總目

常熟顧鎮備九著

宗後學湘校刊

孫聞臯校字

卷一 賦 頌 表 策

卷二 序

卷三 記 書

卷四 議 論 說 書 事 書 後

卷五 傳

卷六 墓 表 誌 銘 行 狀 誄 哀 辭

卷七 古 今 體 詩

卷八 古 今 體 詩

虞東先生文錄綜賦頌表策序記等及古今體詩其爲類二十爲卷八前六卷吳文頊儒手定後二卷允懷所錄外舅蘭泉翁爲先生文孫繆謂允懷能承先生之緒畀以先生遺書允懷荒陋學無根柢於先生奚能爲役惟是典守故籍詮次校讎不敢不勉會先生同宗蘭江上舍以先生詩文未經刊行慨然任之爰爲請於外舅外舅語余曰是吾與若之素願而因循至今有人於此力耕甚勞過客憫焉奪其耒而代之終畝烏則不謂之好義哉因次其語跋於後吳文諱卓信受學同邑范春林春林則先生高第弟子實遞嬗其淵源云丁酉三月同里後學趙允懷

虞東先生墓志銘

乾隆十五年

天子詔舉窮經之士公卿大夫知膺此選者之難也舉海內士僅五十餘而大學士蔣文恪公首以虞東先生薦先生姓顧名鎮字備九居蘇州昭文縣縣有虞山學者因號爲虞東先生乾隆戊午舉人甲戌進士補國子監助教宗人府主事充玉牒館纂修年老乞休以原官卒於家先是虞山陳見復先生以邃學清望設教紫陽先生往執弟子禮惟敬一切經解史義往復辨難穿穴詣微得古人所未有見復先生死先生駕其說而恢張之以經師名天下先設教金臺書院再設教游文書院白鹿書院而終之以鍾

山書院先生惇良介樸善誨人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
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
喀喀然空湧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余嘗勸其少休諾
而不輟然學者領其意旨往往速飛以故遙企塵躅跼膝
跪足而至者如望日光聽建鼓而趨

本朝庶孫爲祖庶母服功令無明文崑山徐氏通考言人
人殊先生爲定三年服引禮經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降
也作兩議千餘言詞甚辨羣儒無以難也貌端厚有腹尺
豐下而髯恩從子寡嫂甚摯常夜坐有鄰人子窺其垣先
生麾使去不以告人其人慙卒爲善士所著虞東學詩十
二卷三禮劄記十帙古文詩若干其先爲吳丞相醴陵侯

之後妻吳氏誥封恭人長子言遠次詢

銘曰年之不如而京兆同舉才之不如而臨終推許曰以
吾生平累汝嗚呼先生抱經而處無失於今有得於古壽
七十三葬正月五門生書碑門童負土支溪之西露字之

塢

錢塘袁枚謨

虞東先生文錄卷一
賦頌表策
太學古槐賦
臣聞孝道至蕙蒲出庖厨蓋孝于德為仁于時為春于行為木故王者大孝則見瑞于木成周教國子德曰孝德行曰孝行辟靡之化光藻昭明菁莪棫樸諸詩大雅宏達流聲無窮鳳凰梧桐之瑞應期而至蓋其驗也國子監彝倫堂西古槐一本元臣許衡手植閱今五百餘年霜侵雨蝕久成枯榦歲在辛未恭遇
皇太后六旬萬壽
皇上達孝廣仁推恩錫類闢門顓俊署行儀年著錄之生



虞東先生文錄卷一

賦頌表策

太學古槐賦 有序

臣聞孝道至蕙蒲出庖厨蓋孝于德為仁于時為春于行為木故王者大孝則見瑞于木成周教國子德曰孝德行曰孝行辟靡之化光藻昭明菁莪棫樸諸詩大雅宏達流聲無窮鳳凰梧桐之瑞應期而至蓋其驗也國子監彝倫堂西古槐一本元臣許衡手植閱今五百餘年霜侵雨蝕久成枯榦歲在辛未恭遇
皇太后六旬萬壽

皇上達孝廣仁推恩錫類闢門顓俊署行儀年著錄之生

若雲款關之學如市湛膏龐鴻協氣流播于時靈物效祉
枯朽發祥斯槐再榮曾不踰歲蓋休烈浹洽符瑞輻輳草
木之植得氣蕃滋是以含星曜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光也
臣 樛櫟散材備員教胄仰瞻休嘉不勝踴躍思以揚播
聖德昭宣烈光輝竭庸虛恭成短賦其辭曰

惟王者德至天功被地廣愛及乎遐陬達孝彰于至治六
氣均調百福用致則有平露應符賓連協瑞仁木駢枝嘉
禾合穗仰大鈞之播氣有靈木之拔類羗乘化而不朽粵
敷榮于既瘁眇古槐之鬱葱稟至德之和粹越五百年而
重發其華將億萬載而彌增其翠原斯樹之肇始實原本
乎虛精方茁芽于元代爰移植于許衡結根圓璧耀質西

榮爾其停霜冒雪節豎文橫拳枝偃仰禿榦孤撐摧牙落
角銜瘤戴癭每驚枯于白傅徒據槁于莊生惟年所之多
歷斯榮落之代更若夫六宇清和百昌滋育

茲壽延登

孝熙崇篤樂儀咏其菁莪作人歌其棫樸懽忭洽于三雍
瑞慶開于五沃粃粃嫩綠發敗枿之新條嫋嫋輕黃燦芳
葩于古木當夫孤標初拔龍門之桐半生泊乎大葉垂陰
建始之花紛緜本則嵌空玲瓏枝則槎牙樛曲上則蛟螭
盤坳下則虎豹蹲伏俯瑤砌而龍蔥幕文櫬而森肅風來
樹上雜諸生歌咏之聲雨濯枝頭散學士詩書之馥蓋聞
宜都之木千歲太液之枝萬年靈壽出宏農之郡長生值

華林之園彼衆木之名美矣猶凡物之理常然其有永嘉
之樟百年再茂上林之柳一日三眠連理之并枝二十大
椿之紀壽八千紫梨頌于元圃嘉柰呈于酒泉爰稽異瑞
並耀曩編豈若靈槐之得地由于
孝德之動天是知文明彰化而效理枯朽發祥而增妍惟
成均之首盛乃斂福之爲先愧小臣之樗散謬濫迹于官
聯覩休徵之妙應竊紀瑞于短篇恭獻頌曰
皇帝純孝昭格穹昊大德資生元功再造覃精渥波滋枯
潤槁芘芘古槐鬱鬱靈表鼓柯振葉揚英吐藻瑞砌周遮
翬阿鈎繞不煥文明式彰至道播諸管弦流聲滂浩

秋日遊洞庭賦

維揚州之具區在禹貢爲震澤中有二萬六千頃之淼茫
錯以七十二峯之崩崩山之巨者洞庭爲極嚙波濤以懸
騰峙東西而聳特翠積雲堆沙明樹白茲蓋乎聖之所遊
化仙靈之所窟宅其東則有率嚶栲栳重亨翠峰岡名偃
月嶂號屏風金灣深窅石壁龍嵒仰逼霄漢俯瞰涇淇或
起或伏幽迥萬重更有龍床象鼻犀牛嘶馬蝦蟆蟹殼碧
螺鷄鴨若跼若動將翔將躡颺縷簇縮乎其中靡不磬礪
屹崿嶸豎闕竦而莫釐爲之宗其西則有攢雲望崦地壺
纒車飛仙徜徉羅漢結趺鳳凰霄掩鴻鶴雲徂而跌睨窈
窕奧如曠如則林屋之洞是爲福區槎牙齟齬突如來如
則石公之山斯爲釘奇若其孤峯巋然斗立天墟烟光嵐

虞東文錄
三
氣出有入無則縹緲之高卓極五湖其爲石也醜凸深凹
降肛格桀谿研豁拘怒攖擊嵌空玲瓏溜穿蟲蝕翳洞
府之神鉦獨噲吟而類無射其爲泉也龍山齋淪鹿飲清
冽海眼靈源淳泓滄溟潦亦不盈旱亦不竭劓玉椒以疏
津剗丹砂而用汲若夫夕都霞構紺宇雲深松門虛翠蘿
烏清陰樓臺插漢鐘梵出林馬蹟晝現龍潭夜唵香散祇
園之樹煙沉寶石之岑迺其千村藝植百果便繁朱橋火
齊枇杷金丸柑釀醇酎柚充大官縹李飛白楊梅糝丹含
桃來禽烏榲香椽皆連枝結秀充物于名園于時白藏司
金素商轉籥露珠低垂雲羅高薄風掃石床雨淋金鐸飽
霜之林葉初飛醉月之山花半落爰乃浮桂楫鼓蘭橈溯

秋水遊逍遙弭牙檣于蓼渚躡雲屐于山椒歷九峯而抵
二千經七塢而轉雙曹憇得月之亭涉頭陀之橋過聖姑
絕雉之塘越柳毅投書之坳尋東園綺里之舊跡訪蔡經
張碩之仙標下杜圻而感陶朱之達識凌磨崖而企易老
之孤操已而偃僂跼踟俯躬林屋解襪納履然松命燭稍
深忘疲豁我心目金庭似鑄玉柱如琢瓊液溜乳白芝涵
馥石響玲玕晶光燿煜寒風逼人進不敢續出而爽然如
夢初覺遂率舊徑乘歸航脫岸幘飛霞觴徘徊容與清歌
載颺歌曰
玻璃萬頃搖空冥巨靈高掌擘洞庭石公幽奇林屋邃白
雲恂悅遊僊靈宙中素書不可讀微聞風捲魚龍腥鴟夷

浮沉渺何處斷霞落日雙峯青

聖駕東巡恭謁

祖陵頌

謹序

欽惟

皇帝陛下大孝光昭至仁翔洽隆禮備樂重雍襲熙萬代
表於時和百姓沐於仁壽

園丘方澤配天彰日月之儀世室明堂念

祖動露霜之惕旣離宮而肅廟彌追遠而崇先丕顯不承
儼羹牆於夙夜如聞如見凜陟降以保明爰於御宇之十
有九年歲次甲戌特頒渙號重謁

祖陵恭奉

慈輿虔修舊典丹衢吹露早臨避暑之莊金井迎涼遂指
發祥之壤天澄翠色日曜彤精八驥揚衡雙龍翼蓋崔巍
長白岐山誌荒度之勤磅礴混同豐水紀攸同之績仙都
密邇占佳氣於鬱葱

靈室巍然仰

神基之崇峻時維九月有事

三陵望昔方今歲逾一紀由

孫率

祖道洽重暉洪惟我

國家發祥朱果肇跡白山

列祖誕興遂開東國

太祖高皇帝虹星湛色啟

寶胄於金壺郊電凝精發

皇靈於石紐白蛇宵斷行移海岳之符蒼兕晨驅坐構雲
雷之業作豐宅鎬求莫觀成爰奉

橋山永安

珠寢

太宗文皇帝西柔蒙古東奠朝鮮版圖式廓時夏陳常卜
年開

累聖之符遺範啟謀孫之畫用啟我

世祖章皇帝八能亨運樹神宰而制山河十亂恢基闢太
虛而有天地溯所由來明德遠矣竊惟蒼姬繇籙始自邠

岐炎漢開基起於豐沛自昔有聞於今爲烈

皇上基命宥密單心緝熙學有就將道惟精一奉三無而
出治斂五福以錫民義問廣宣威稜遠屆朱崖倒景之域
削蛇珥於文櫬黑山明月之鄉委龍琛於武庫青邱畫野
皆成征賦之區蒼水奉圖未盡提封之貫猶復深維創業
篤念永言典重殺禋慶成錫類鳳毛麟趾銀潢酌天漢之
波鷺序鵷班金瓊耀文昌之彩三雲抽潤動植咸欣五緯
調均胎萌得性

慈顏兌悅

帝澤雲敷斯則合萬國之歡心隆

一人之孝德者也臣幸依

禁籞常深捧日之忱有願颺言竊愧凌雲之目縱管窺之
未盡庶微志之可存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皇矣

上帝監觀求宜迺眷東顧實右序我

清時維

帝女厥初生民

聖人作而萬物覩肇禋迄用有成其一

比於

太祖奄有東國界藩撫順輝發葉赫于胥斯原卜維藩食
其命維新迺建中和而立皇極其二

太宗繼之不競不綵爲下國綴旒朝鮮東奠蒙古西柔躋

躋王之造世德作求無疆惟休其三

敬瞻

三陵

列祖之式憑光我靈命皇慶其興其興維何日升月恒子

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其四

皇矣大孝嘉承

祖功恭奉

慈仁爰勤于東我車載攻我馬載同維周之岐維漢之豐
其五

敷時繹思維

列祖允師柔遠能邇邇可遠在茲其追其貊拜斯舞斯遂

開明堂坐以治之其六
肅若舊典殺禋朝踐組豫効懽隆禮斯展八表清和時物
芳衍

靈來洋洋

孝德登顯其七

嘉薦芳矣告

靈饗矣徂賚

孝孫福穰穰矣用敷錫厥庶民普惠養矣

慈顏愉矣孝治廣矣其八

百禮洽矣

帝曰旋歸無小無大載瞻載依民風淳樸士馬閑馳

帝用汝嘉渥是孝熙其九

帝之初臨民物樂康

帝之再臨彌熾而昌禮樂明備百度用章則篤其慶載錫
之光萬有千歲洽此典常其十

皇太后七旬萬壽詩冊進表

臣等上言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遇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七旬萬壽臣

等祗率官屬及八旗六館教習肄業諸生并琉球館學生

人等謹擬賦頌詩如干篇彙成百帙裝潢十函謹奉表恭

進者伏以運啟堯圖八表渥

慈雲之潤祥開舜瑄三雍披

愛旭之華均悠久於乾坤

大孝受茲介福協升恆於羲望

厚德應以無疆東壁圖書映長庚而生彩西膠鐘鼓含廣
樂以揚聲惟鉅典益懋於

前光斯景貺彌增其

後祉

重霄納慶匝宙臚懽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孝治光暢天經奮武揆文敞明堂而圖成
王會和樂序禮調元化而世躋春臺闢二萬里之新疆功
歸繼述開億萬年之景運道在顯承光四海而通神明御
邦家而至天下猶復蒸蒸舜慕篤愛敬於晨昏郁郁周文

顯尊親於日月欽惟

聖母皇太后華渚應符星樞表瑞

天慈覆育宮中流堯舜之稱

坤德安貞域外奉睢麟之化惟仁得壽數桃實以知年大
德曰生指仙冀而紀朔茲當辛巳建紀恭遇

慈壽七旬緹室回春適地道資生之會黃鐘應律正天心
來復之期矧當景命方隆膚功克竣紀之琬口勒燕嶺以
飛文圖以丹青仰雲臺而鑠日銅街鐵市入疆之戎索三
千黑水韓山奉費之諸侯一萬式貢則和闐奏玉厥賦則
騰格輸泉嵩高連拔達之山翠水接安齊之海
慈顏兌悅萬象春融爰於今歲之初陽特啟

萬年之廣宴三元獻壽

九重稱椒柏之觴五福凝尊八闕奏咸英之樂雲連羽仗
迎瑞靄於蓬山日繞金坡發祥光於絳闕紫鸞翕集仰碧
落以迴翔赤驥騰驤望郊藪而戾止休徵應德佳氣乘時
蓋自甲子初周大禮用光於文典及是貞元復始殊勲允
稱夫鴻名恭上

瑤章丕崇

徽號金泥絢采赤文綠字之祥玉帙騰輝青簡丹書之重
注長生之寶籙

尊極域中縣卜世之鴻圖

道隆天表於是推

恩篤慶

錫類廣仁

綸綍寵宣成均早被雲蒸霞蔚賢書預達於辰年鷺振鴻
軒蕊榜旋開於已歲一林桂杏爭依

護室以敷榮滿架珊瑚並倚

璇宮而煥色茅茹彙吉園橋之喜氣雲生奎壁揚文望

闕之權聲雷動伏念

聖朝之樂育鑄漢陶周竊窺

盛世之文明攀羲龔昊佚佚秀艾槐陰傳絃誦之聲秩秩
青衿藜火映臯比之照望桂林而騁足惟待秋風盼桃浪
以游鱗但期春雨况迺風聲廣播德政遐敷異俗傾心遠

虞東文錄
人歸化中山胄子裹黃幘而橫經東海波臣曳青蕉而鼓
篋莫不摩挲石鼓寢饋金絲荷栽植之深仁沐甄陶之濊
澤於時濡毫壁沼竊效衢謳珥筆虎闈樂申華祝譬諸候
蟲振響皆由淑氣之催抑猶時鳥懷音總屬化工之運掘
衣拜舞願持北斗以承漿挾册謳吟卽指南山而爲壽臣
等濫司典胄愧乏持衡萬物知春每承天而各得小人有
母以求子而未能幸際休明欣逢異數清都喜氣凝爲五
色之雲

聖主湛膏散作八方之雨是知有政之原於惟孝益念爲
仁之本於事親竊緣多士之悃忱有同葵藿輒采諸生之
歌頌於彼葑菲蘭臺多著作之才敢希後步鄙屋有絃歌

之化願導先聲是用盛以縑緗加之池飾其爲百册分作
十函雖和鳴莫比於祥鸞而寸草實殷於賀雀千言

宸嚴恭呈

御覽臣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

聞

治河策 會試

今河猶古也而其勢異則所以治之者不得不異河自大
伾以下決溢爲害由來舊矣其合淮入海始於宋時澶淵
之決而北流之絕則自明築黃陵岡塞荆隆口以一淮受

全河之水而淮揚遂鮮寔居議者謂下流身高勢漸趨北
今清河故道未盡湮沒誠因其勢而導之使由利津蒲臺
諸邑至千乘入海此功一建河定民安淮揚永無河患夫
河自千乘入海始於西漢之末至東漢遂爲經流相傳謂
王莽河者是也今之不能復王莽河猶漢之不能復大禹
河也 國家轉漕東南粟歲數百萬以實倉庾漕艘截河
而北故治河必兼治漕嘗有議籌海運者事固萬不可行
就今之勢治今之河不能必其永無患也去其太甚而已
自明以來其曉習河務著有成效者莫如潘季馴終季馴
之世河未嘗潰決乎河之不能不合淮以入海也勢也合
淮之不能不決溢爲患也亦勢也歐陽修有言智者之於

事有所不能必則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
爲之則今日治河之大略也考工記曰溝必因水勢防必
因地勢王昭注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勢則其流易壅防
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潰今日之河底日高入海
不捷是地勢水勢交病也夫河身淤則經流阻海口淤則
歸宿緩愈阻愈緩則沙日積而患益甚愚切以爲下流之
淤墊皆由上游之寬衍法當相其上游最高之處堅防束
水使挾建瓴之勢並力直下以刷沙去淤則地勢得而水
勢亦利至於逢灣取直之法惟施之北河爲宜江南土性
堅硬河涯盡屬膠泥卽開挖引河不能隨勢利導衝刷深
廣此可間用而不可爲長策也高堰之築始於漢之陳登

虞東文錄 三
所以障淮使東不致逼注高寶蓋淮自清河口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卽禹貢導淮入海故道以淮之形勢論之其直趨高寶甚便而必迂之使東者水以海爲歸而下流百萬之生靈恃高堰爲之障也今高堰石工亘數十里中設滾水三大壩俾注於高寶邵伯諸湖而長淮之南又有南關竹絡諸壩以資宣洩水大則迤邐入海小則逼之北行以敵黃濟運是高堰不獨爲下游之障所以治淮治河而兼治漕者胥繫乎此不可不增修鞏固而時加防範也然非通達不能識機宜非果敢不能應倉猝非強幹不能耐勞額非威愛不能鼓兵役而盡羣力非公忠不能濟實用而安民生要必經歷久而熟悉其地勢然後能批隙導窾而

恢恢乎遊刃有餘故任人爲尤要也上年河決銅山小店我 皇上遠纘禹功特命重臣堵築決口尅期奏績豈非任人之效乎若夫善後之宜惟在絕浮議戒紛更因時順勢以行所無事則計之得也潘季馴之言曰成功不難守成爲難使禹之成業世世守之河必不南徙也又曰治河者必無一勞永逸之功惟有救偏補弊之策不可有喜新銜奇之習惟當收安常處順之休先哲之言不可爲後事師哉

虞東先生文錄卷一終

虞東先生文錄卷二

序

吳易堂禮注彙辨序

古禮散亡漢儒掇拾殘闕各守所傳罕能通貫康成網羅衆家作為傳注互證旁通歸於一緒厥功甚大其失者在於偏信讖緯參引漢儀後儒紛紛彈駁叢雜抵牾得此失彼紫陽輯儀禮經傳盡芟詭說如目去翳喪祭二門晚未及定勉齋受命編纂僅成喪禮一十五卷其祭禮初具橐本三山楊氏續為修定乃克成書夫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郊社禘祫信齋所述一本經文不復臚舉羣言辨正得失有遺憾焉嗣惟陳用之禮書能得其詳而亦有沿仍舊

虞夏文錄
誤或強立異說者近世萬充宗以精敏之識摧牙折角卓然名家而果於自用鮮闕疑慎言之義甚哉說禮之難也易堂吳先生以經學受上知長翰林爲碩儒鉅師而雪抄露纂矻矻不休以予曾窺舊典有志學禮因出所著禮注彙辨相示其書專論祭祀於郊丘宗廟以及方望蜡臘百神之羣小祀其歲時疏數服物隆殺經傳參錯異同諸家論說之不一者條列部居以擇其是而去其非方之陳萬二氏之書又加粹焉蓋以補信齋祭禮所未備而亦以檢正康成者羽翼康成也予旣受而卒業爲著其所以獨詳於祭之由而承學之士從此求之禮之大全亦因可漸識而紛紜之說不足惑之矣

范蘅洲詩潘序

漢儒之說經病其隨文附會而穿鑿多後儒之說經病其以察自用而切證少而於詩爲甚自毛鄭行而三家廢迨集傳出而毛鄭衰學官現立之注疏庋閣不觀又何有於久廢之三家嘗論毛傳簡直而略鄭箋典實而迂孫王各是所學互相掎摭而孔疏兩存其義鮮所折衷於是宋儒苦其闕隔羣疑交攻而各以察言矣古今善讀詩者莫如孟子古今善說詩者亦莫若孟子其爲言曰以意逆志又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之二說者合之斯美離之乃傷而朱呂分門主張偏固嗜癖好奇之士乃更欲奪其兩壘別置一軍而元黃朱紫益雜以亂

予考唐宋以來說詩之家自集傳專行外如東萊之讀詩
記華谷之詩緝迂仲實夫之集解尙已餘若歐之本義蘇
之集傳范之補傳王之總聞殆不可以枚數皆纂述曩聞
附以己意烏有盡棄成說若不屑沾其餘瀝而別求棘口
之味於酸鹹之外者乎此我友蘅洲甫詩藩之所爲作也
蘅洲之說詩以注疏集傳爲兩大樞紐惟其合者從之間
出新義以補所未備又采輯佚說爲三家拾遺搜羅考證
爲名物典故衷於孟子逆志論世之法去二病而求一是
蘅洲之於詩可謂勤矣且歎焉不敢自多曰此古人殘膏
剩馥也名之曰藩夫亦可以折嗜癖好奇者之角矣昔萬
充宗邃於三禮卓然名家而黎洲先生序其書猶以爭長

黃池爲戒蘅洲固服膺黃氏者予因述其所以名書之義
爲本於其鄉先輩之訓云

明文觀自序

吾鄉薛孝穆先生選明文在一百卷斤斤奉歐曾爲矩矱
持擇甚謹可以爲學古者之津梁矣然以綜括一代之人
文謂不能出於是則竊有進焉古之言選者自昭明始而
專錄一代之文則唐有文粹宋有文鑑元有文類皆以詩
賦冠其端蓋其結體最先爲後世文章之肇始故不得而
略也而賦止十篇五七古僅七十餘首不其蕙歟文章之
用莫大乎章奏解大紳之大庖西封事王姚江之諫迎佛
疏不必謂趾美鼂賈而昌黎佛骨表後罕有此汗瀾卓蹕

明切情事者矣至邱瓊山之上孝宗書海忠介之治安黃石齋之易數皆格君之大者而槩不之及非復小小罅漏已也金華之文純粹質雅爲一代冠冕其未能超詣者猶沿元季餘習耳薛氏斥其塗澤謂成明季之文之亂豈爲論得其衷者乎二川之文薛氏所尊也而於荆川集中不錄廣右戰功序於震川集中不錄李蘿村行狀將所謂心法相傳得左國史漢之神理者何在夫文者所以明體而達用也理不足則浮掠而罕歸識不具則拘墟而鮮當所謂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得者徒齷齪循謹爲歐曾之矩矱云爾哉嘗論有明一代之文潛溪正學其開先已而振其緒者姚江也茶陵震澤其繩武已而起其衰者二川也

與二川驂斬而鼎立者晉江也數子者之文不必同其足以明體而達用一也文不必如數子而苟有得於體用之說者猶之乎數子也鄉居側僻不能具諸名家之集從四遠借觀得文如千首編爲二百十六卷拾遺四卷名之曰觀所以著考鏡之義也若夫謹別裁嚴去取無偏錯乎歐曾之矩矱猶薛氏志也文在所錄者存十之七而增益者過大半焉凡以廣所未備而非有異同也

陳清端公文集序

予童子時卽聞海內有陳清端公者以名進士起家數歷中外數十年推治行第一而公方如孤山老衲以危苦自持天下信之顧弗及親其儀範聆其緒言嗣以羈宦都門

獲交其文孫肅庵間述遺事益心儀之猶未讀公書也洎
予謝病歸里肅庵亦出守南康移書相招俾主講白鹿得
數晨夕肅庵乃盡出公詩文相示受而讀之蓋自作令而
部曹而學政而監司以至於撫軍凡興利除弊恤民飭吏
崇教起化之方具在焉其間條議之詳明指陳之愷切播
告之勤懇與夫論學論文靡不洞達曉暢加以虛中求瘼
詢謀諏度悱惻之言溢於行墨歐陽子所謂言之所載文
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者也其他記序及有用之作要皆
原本性情抒其所得視世之務采色誇聲音者相去不可
以道里計於是歎有德者必有言而向所聞風起慕者乃
今而如親儀範聆緒言也肅庵涖南康未久而潔已奉公

汲汲於振起文教有公之遺風焉編校既定將授諸梓以
流示天下屬予一言綴簡予才朽行薄何敢序公文聊志
夙昔景仰之私而今得稍慰云爾

見復先生集後序

道之顯者謂之文道不足而以文自標於是乎龔史漢貌
唐宋獵取膚末以自欺而欺人皆無與於文之數者也昔
歸熙甫當王李盛時獨抱遺經於荒江老屋之間而後學
宗之如昌黎廬陵無他道存焉耳見道明則無遊辭信道
篤則無飾說不得已而後言故言不可廢不得已而後辨
故辨不可勝蓄道德而能文章足以繼熙甫之後者非先
生乎先生易簣前數日郵書示鎮兢兢於說經之難述作

之不可苟因及生平所著若經咫若掌錄若詩若文皆手
自刪治錄有成本他日或付諸梓戒勿失其矜慎持擇之
意其重自顧藉亦愛道而堅護之也今先生之長君鑿彙
萃諸種都爲一集謹承定本刊布以鎮辱契最深謂當有
言以誌其後自維學殖蕪陋媿負師門而先生著述之大
指要於見道明而信道篤則鎮夙昔所服膺而自謂無失
言者也經咫掌錄諸先生言之備矣不敢論論其文之足
以繼熙甫者實有道趣以流溢其間而非世所向之徒文
也後之讀先生集者能潛心涵泳其亦可因文見道也已

黃崑圃先生年譜後序

鎮東髮受經侍先君子側年三十餘始從見復陳先生問

學嘗推論儀禮多所質叩先生出張氏句讀授之曰此吾
北平師所印可者鎮受而卒業繼又示以公所手定周禮
因得涉公藩籬蓋公之學術經濟爲當代鉅儒而鎮以師
門末學竊附私淑之列爲已久矣計偕入都乃以先生命
執門下禮謁公鍾靈坊第向之私淑者幸得親炙光儀公
亦以先生故曲施誨進焉時公年已七旬而論道著書不
息每從燕見請益公口講指畫若辨掌紋而目與阡也間
出所著俾校讐魯魚叅引考證輒加首肯十數年來所獲
益於公最侈辱知於公亦最深公嘗序鎮所爲文述師友
之淵源而以提唱古學堅守師傳爲一脈之契蓋公與先
生以道相取非如世俗所謂舉主門生者深媿鎮之頽廢

荒落髮種種而無成無以望吾師之後塵爲重負於公也先生既以甲戌下世而公亦卒於丙子之正月師門之痛先後櫻心閱數月公子雲門先生排纂公年譜既成屬以編校鎮材朽名微謝弗敢承而雲門先生再三諉誣曰是先府君意也乃弗敢辭謹依次校輯釐爲三卷其孝友忠信體立用行之實與夫討論典籍別裁風雅之指具見於譜因爲追敘景仰之由及公所以辱收而進之者以誌感慕云

陳立夫焚餘彙序
學問之事人所自盡也有諸中必形諸外然而有傳有不傳則命存焉矣以予獲交海內篤學能文之士其卓有所

立以見於後者不能一二計而抱其所學老死窮巷者比比也乃至摧挫抑塞並其所謂窮而工者務殫棄之使忽忽適盡而以死繼之則山陰陳立夫氏尤可哀矣山陰固多學者世所推胡君稚威周君園牧皆重自矜厲顧心折立夫立夫病訓詁破碎欲一切掃去自以其意說書故稚威尤獨喜之爲文汗瀾濬發倉卒數千言不加點竄而爛然可觀稚威雖卓踔振奇離致絕俗卒未有以掩也與人唱和一詩恆數十韻一韻恆數十詩才之大如此顧弗屑措意其洞達時務懷抱幹略冀得一當以效於世卒不可得悲歌俯仰自託自嘲形於楮墨者其寄也已無可奈何乃收弄前後所作汰其十之九猶得數十卷復自笑曰某

乃藉此齷齪者存也亡何寓齋火圖籍悉盡此齷齪者亦不復存何其酷也立夫嬾作書未嘗錄以示人交好僅一閱其橐都亦不能記憶也立夫嘗夜過予述其爲人治病事語多不能詳乃據案盡數紙輿衍如倉公傳欲留之不可此被焚後事也今亦不見其橐蓋不自檢拾者多矣先是稚威沒於晉立夫哭之哀嗣復喪失其所爲文益不自得時時爲予言賤生於無所用丹溪東垣之書狗之皆可殺人今將勒成一編以去其非而存其是後必有用之者顧嘗自脈不能逾二暮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因歔歔泣下予亦淒然欲絕後竟如其言書亦卒不就立夫之沒也予爲經紀其喪屬其子學良搜檢遺篋無隻字存者學良旣

奉柩歸乃於其家敗簾中得數十紙服闋來京師攜以示予蓋皆其所棄而不收者而真氣勁骨時亦流露其間予不忍其盡澌滅也擇其完好者得若干篇俾學良錄以寄園牧以存立夫之彷彿云爾

錢澹庵集序

初江右陳木齋先生以名翰林宰常熟甫下車卽奉檄校童子試採澹庵文入校士錄予與孫君約我並預其選於是三人始相識未幾又同補博士弟子而澹庵年差長兩人皆兄事之約我旣遊宦關中澹庵及予浮沉諸生間兀首席硯者垂二十年里中少俊顧視疑訝不知此何年秀才久溷於此兩人相視亦不覺失笑也已而予以計偕入

都飢驅役遷轉無定晚晚通籍拓落一官如枝指駢拇
不足繫有無至甲申入山蓋間別者又二十七八年矣昔
之少俊漸亦衰落而澹庵歸然靈光躡屐走數里外顧我
於山齋時約我亦倦遊里居相與攜酒挈榼修禊西郊見
者復疑訝非近世人不知昔木齋令虞時童子也澹庵檢
存舊橐一卷得詩古文制義如千篇而校士錄所收不在
焉豈庾信文章老更成故不及其少作耶予請仍存之以
誌一時知己之感且以見學問之事日新月盛有如此者
約我然其言促澹庵亟收入集遂書以爲序

胡玉溪詩集序

蘇長公謂六經之道散而不可解者在於責其義之太深
而求其法之太切後之於詩也亦然斤斤於漢魏三唐物
而不化孳孳拘迫以就樞範而盎然之天趣缺矣夫詩之
爲道也其神在象外其象在言外其言在意外求之聲調
所失愈遠天壤之間一名一物偶有所觸恂焉情生川駛
雲飛莫非真境而羣情奔悅中郎虎賁惟其形似於依微
觸類之義將安取乎同年友胡玉溪氏篤學擅文顧未知
其詩也辛巳春計偕來京師出其所作玉溪詩卷示予受
而讀之其緣情卽象觸物比類譬坐璣馳文霞淪漪未嘗
不約裁鎔範而神致迥遠無復孳孳拘迫之態駸駸乎遊
作者之域矣而玉溪之意猶不自止也將進而求之天籟
之所不能已以得夫音響節族之自然者而意外之言言

外之象象外之神隱躍於喉吻胸臆間而不能遏又何拘拘謏謏之足云予不能詩而差識其意故序玉溪詩而以其臆言

吟亭詩錄序

吟亭詩錄者語溪詩人許古初之作也語溪之許多以能文蜚聲於時古初獨嗜吟咏不屑事舉子業以故人無知者予在長安中友人孫泊莊數爲予言古初顧未覩其詩也癸未旋里古初來布衣草屨談論風發泥之飲輒勝酒七八斗予益奇古初古初錯其詩他人卷中予識別之古初謬謂予知詩因出吟亭藁相示其詩有魏晉有宋梁有初盛唐而無中晚然則世何能知古初哉卽古初謂予能

知其詩予究何能知古初哉雖然古初正以人不知之乃得有其詩耳令古初慙棄其性情以亟求人知予且不知古初爲何如人而又安知其詩哉今其詩具在古初雖禁人之知必有美愛而傳之者而古初自吟其詩而已知不知固無問也

翟藍溪遺文序

昔吾友陳立夫氏謂科名得失命也文章學問則任人自取之嗚呼此志士之言也顧以立夫之才之學述作之美之富可謂能自取矣旅焚其次蕩爲灰煙後益矜奮思著書以自見而奄忽不逮豈非命耶藍溪旣服官京朝猶劇意文術不欲以能事讓科目中人猶立夫志也春間錄近

作十數義欲附其尊人遺藁後屬予點定予謂昔賢宦橐多刻自暮年何汲汲也孰謂今歲之春卽君暮境耶爲索所錄交付諸梓以從君志而歎夫命之不猶雖以文章學問之可自取者而皆不能爲之主旣以悲君亦以傷吾立夫也

陳體齋制義序

談者謂經義興而古文之道熄予謂經義興而古文之道尊道尊故由之難而卑而循之與抗而張之皆不知其難者也聖人之言如天經義之在學者猶司天然失之毫釐則宿離皆忒而天紀俶擾矣此其所以難也吾友體齋太史蓋深知其難者知其難故言不苟積十餘年所作僅錄

二十餘義猶不自是而下詢於予予讀之盡日夜戰掉悼慄不能定其軒輊久之乃議剛其十之二君首肯焉庶幾能尊其道而揖讓於古作者之間爲經義一雪此言也嗚呼難矣

送陳立夫之順德序

予友陳立夫氏挾古文辭應春官試再蹶弗變蹙蹙長安市人無知者立夫抱經世才於書無所不窺自六經諸史以至軒岐家言靡弗窮源竟委入其精微嘗以暇力爲人治方藥有神效踵門叩謁者車馬填咽無虛日於是人人知有立夫矣京師故多醫目不省靈素中間答作何語藥之君臣脈之虛實迷迷然如遊霧中執方治證橫索馬錢

卽倖得少效而匿害於不覺者甚大立夫心悲之故屈意從人召不責償也以故知者日衆立夫固不易知知立夫者謂能已病耳謂能已病而不責償耳以是知立夫此立夫所以終不見知於人也予知立夫久獨不知其能醫去年病痰暈立夫脈之指其隱微深錮若燭照龜卜飲之藥良驗試之他人復大驗予始知立夫之果能醫也然而予終不以是知立夫也予往來南北經二十年海內名賢有道不我棄者指不勝屈然所心知稱莫逆者不過五六人或死或歸或遠宦數千里外惟立夫牽挽在此相與酌酒論文傾吐衷曲決臆放聲無復諱忌時或觸念舊雨相對涕洟歌有與歌哭有與哭岑寂之感庶幾可忘數日不見

亟往探之而驪駒在門矣予驚愕問故云就某聘將之順德幕夫古之幕僚爲參軍記室奏名於朝得自行已志積伐累勞往往至大官今何如耶知交中多踐此席者予嘗條列其失立夫心躉之而今爲此行不得已也明發立夫行矣有求於立夫者扳留之不能得獨念予與立夫相知之深曾不能寬其內顧憂使之僕僕征途作此不得已之計可媿也已抑可慨也已雖然以立夫之才與其所挾持者大當不屑屑作衣食計立夫其早來以自奮於清時後之知立夫者更異於今之知立夫者也

送同年陳體齋歸楚南序

體齋太史將返楚南予餞之間道所由曰從水子謂之曰

水有二道焉從金陵下太末涉彭蠡過洞庭溯湘江而上其道徑而捷然有風濤之警焉若由姑胥抵錢塘出七里瀧越常玉二山沿溪行至萍鄉易舟而進徐達星沙其道迂而遲然安流鼓櫂饒巖壑之勝今將奚由四方須我友而行不能白爲主也予曰不然君子思以道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况同舟共濟者乎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君子之志於道也下學而後達故驟貴非福也積勲伐以致之頓悟非學也累德行以基之今之人惡迂而取徑也仕與學皆然矣君澹於世榮不詭隨以從俗可謂卓自樹立者而果於進德得毋有一日千里之思乎願君遲遲其行也君笑曰豈有迂於仕而不能迂於學者請自今日之

亟往探之而驪駒在門矣予驚愕問故云就某聘將之順德幕夫古之幕僚爲參軍記室奏名於朝得自行已志積伐累勞往往至大官今何如耶知交中多踐此席者予嘗條列其失立夫心躋之而今爲此行不得已也明發立夫行矣有求於立夫者扳留之不能得獨念子與立夫相知之深曾不能寬其內顧憂使之僕僕征途作此不得已之計可媿也已抑可慨也已雖然以立夫之才與其所挾持者大當不屑屑作衣食計立夫其早來以自奮於清時後之知立夫者更異於今之知立夫者也

送同年陳體齋歸楚南序

體齋太史將返楚南予餞之問道所由曰從水予謂之曰

水有二道焉從金陵下太末涉彭蠡過洞庭溯湘江而上其道徑而捷然有嵐濤之警焉若由姑胥抵錢塘出七里瀧越常玉二山沿溪行至萍鄉易舟而進徐達星沙其道迂而遲然安流鼓櫂饒巖壑之勝今將奚由曰方須我友而行不能自爲主也子曰不然君子思以道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况同舟其濟者乎流水之爲物也盈科而後進君子之志於道也下學而後達故驟貴非福也積勲伐以致之頓悟非學也累德行以基之今之人惡迂而取徑也仕與學皆然矣君澹於世榮不詭隨以從俗可謂卓自樹立者而果於進德得毋有一日千里之思乎願君遲遲其行也君笑曰豈有迂於仕而不能迂於學者請自今日之

行始遂與他友定溪行之約來告期乃錄前語以贈

虞東先生文錄卷二終

虞東先生文錄卷三

記書

遊玉淵潭三峽澗抵棲賢寺記

匡廬之奇以泉泉之奇以青玉峽瀑布次則玉淵潭三峽澗余以乙酉閏二月八日至白鹿洞卽奮欲往觀被掣不得去越日雨霑霑逾月不休宿疾復張不任勞勩夏四月始開霽病亦解因約建昌學博徐君廷楨以十四日由棲賢抵秀峯爲竟日遊覓筍輿不得坐兜子西嚮循卓爾山南麓麓下削肩者側足行一里所五老迎面出少北上坡陀道縈紆芒草割面攝衽盤辟下坡西南行稍稍見室廬中多水田田塍斜交作冰紋方插秧秧馬錯塍間塍仄滑

曳踵不得快意久之出五老右又三里至馬頭漢陽峯在
焉七尖露一角復北行轉西三里至棲賢橋下兜行未至
橋數武有泉涓涓自石罅出下注小渦如盆盎旁鐫天下
第六泉五字曹秀先書卽陸羽所品泉也其水亦注三峽
橋築山石爲之平曠可周覽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溪水
宮焉俗謂之龍潭志稱玉淵金井者是兩崖蒼壁陡絕直
下其上遊多巍石或卧或立雜出其腹一水從西來蕩潏
峽中與石爲鬪跳波震響沸耳眩目煙霏雪翻寒入山骨
下流一鉅石鐫三峽澗三大字遠不辨款識橋西有觀音
菴卽唐飛來亭轉北崖間有朱子遺刻紀年爲淳熙己亥
刻稱三峽門謂是橋也又半里所有嘉定年紀遊刻與學

博剔薛諦視不能得主名回顧肩夫杳不知所之迺迤邐
傍龜峯峽漸寬水瀾漫石際淙淙韻金玉少西入松徑可
里所四山忽開怒響復發有白石大數畝橫互峽底斗疊
如戶闕奔湍下注其氣方悍爲石所阻激而騰躍懸流飛
射歛薄成霧滙爲深淵潭作紺色遙睇石上有玉淵二大
字乃知是玉淵潭李洞謂若有龍居嶽靈出入左右不余
欺也徘徊顧攬不忍捨去棲賢僧有來迎者言是潭通海
數年前有海船敗板出潭底誕不足信復尋松徑行半里
至寺主僧爲開朗頗通世法指寺後山爲石人峯少東爲
紫霄西南爲太乙皆信問卧龍菴劉西澗祠則不省石人
峯頂有圓石欲墜者爲繡毬峯亦未識也已而出水麩餉

客復引至後樓出示許虎臣所畫五百阿羅漢像日已下
春不盡攬亦不及至秀峯遂歸取道太乙峯南過淨成精
舍登雙鏡樓眺覽鄱湖湖光與夕陽相射如天際落霞其
南爲百花園相傳李渤藝花處望之平衍無奇特聞山中
有虎不果往

遊秀峯寺青玉峽觀瀑布記

十五日晨起同徐君率諸生行釋菜禮畢隨用饍坐兜子
循舊徑至馬頭直西行道水田間耳目閒曠七尖五乳可
歷歷數行十里所至慶雲峯下過萬杉寺寺舊有杉萬本
今無存者聞寺中多古刻亟訪之僅槐京包帚書龍虎慶
嵐四大字謬將嵐字移置龍虎字下其頂石損敗不足觀

遂行二里抵秀峯寺寺在鶴鳴峯下居廬山絕勝處南唐
中主爲世子時以萬金買其地爲書堂僭位後改建僧舍
名開先康熙中 御書秀峯寺三大字額其門乃易今
名門右有招隱橋形製如三峽門阮亭尙書所謂萬仞黃
巖瀑流過招隱橋者也鶴鳴之西爲雙劍犀牛香爐諸峯
寺中皆望見之而犀牛卽雙劍支峯昂首上向頭角嶄然
文殊塔在香爐峯右黃巖之南隱隱如竹竿作黃白色其
東諸峯悉隱不見亟問青玉峽主僧洪規乃導余從殿右
少折而南穿竹林下坡陀豁然天開雙壁矗立不見其頂
瀑源從漢陽來此爲西漢陽非馬頭所見者繞出雙劍東破壁腹而出
下垂如匹練石色紺紫逋翁謂飄白霓挂丹梯者彷彿象

之遇壁扃窅處怒立倒捲力倍猛勢倍加跌落潭底聲倍
震回視三峽流又如大小巫矣洪規言大雨後山泉奔注
驚風掣之騰躍蕩激莫可名狀今平平耳聞之神往曩者
恨不冒雨來也峽上鐫第一山青玉峽六大字米芾書餘
多宋人題名峽之潭爲龍池池南有小石窰爲腰股形上
題浴仙池三字池上爲漱玉亭亭有龍井宋僧若愚鑿以
引水東坡詩餘流滑無聲快寫出玉璫謂此也今堙廢乃
立小石塔當之不覺有觚哉之歎學博方在潭際掬小魚
余病不任久立至方丈小憩問寺僧書堂所在謬舉昭明
對余爲辨其非僧亦不甚了了堂久廢其址建 御書
亭下有小泉穴螿爲方池尺有咫其水正黑邵二泉題墨

池二字崖壁有李空同瀑布詩少選徐君來甫坐定家人
言峯頭雲起恐有雨遽歸次日乃追紀其事

余紀此二遊以青玉峽爲第一三峽澗次之數日後蔣
太史心餘書來稱山中勝蹟棲賢爲最開先未見佳以
其欠爽朗也竊以廬山之勝在泉余所記者泉也太史
則以寺言耳然余登棲賢樓亦未見爽朗暇日當作札
論之 乙酉四月二十一日又記

遊金輪峯瞻雲寺重過秀峯棲賢觀泉記

匡廬地氣蒸溼罅烟絮縷瞬息瀾漫淫霖傾注涉月兼旬
每三四月間跬步不能越門畿乙酉初夏乘間過三峽門
抵秀峯青玉峽歷覽諸勝欲遂往瞻雲訪右軍墨池不果

越丁亥春雨益猖至夏仲少衰遂命肩輿循西麓冒露行
水流草間汨汨作聲道仄滑不可輿易兜子度王陽阪行
三四里微見日影漢陽以南諸峯若劍戟排立惟紫霄轟
天表與五老相抗少折而北爲詹家崖崖裂數百仞闊數
弓亂石錯溝塍間若施椎鑿者村人言前八日夜半大雨
湔湧若星漢倒塌山石觸激火光迸迫若萬霆齊發而電
光作也有物蜿蜒隨水涌去不能得其狀余聞廬山多蛟
形狀倣詭或如蛇或如蜥蜴未成者土人或掘而啗之其
是物歟旣至秀峯拜佛已亟造青玉峽觀瀑布布水臺以
上無涓滴下注非復嚮所見懸流歎薄者豈是泉遠來或
有抑遏迴阻力弱不能穿壁耶叩之僧不省爲惘然久之

出寺門右折上招隱橋北望鶴鳴雙劍犀牛諸峯朗若列
眉香爐黃巖參差雲影中直西林壑深秀窅窳重複莫得
主名遙睇碧落間隱隱爲金輪峯瞻雲寺在其下自招隱
橋至十里許道皆坦復乘肩輿抵寺寺廣數百畝舊名歸
宗雍正中 賜今額世傳右軍守潯陽時卜宅廬山因捨
爲寺故殿左奉右軍像像設不古類近世所爲墨池在寺
東南隅磬石爲矩形廣長皆二尋有咫水作藍色凡止水
類然志稱其色正黑妄也客齋前小池中疊巒成臺置二
尺許石質粗而形醜豈慕東坡怪石供而託之耶可發一
粲門外植荷干莖時尙未花而葉色可愛復生松亦蔚茂
相傳明僧達觀所咒而錢□□達觀傳不及之亦可疑也

玉簾泉直寺北數里石鏡峯下迤西五六里爲虎爪崖其下爲栗里有陶公醉石及歸去來館不及往是夕宿寺中天氣蒸熱晨起望嶺頭雲如爨煙上出僧恐有雨輿夫促歸遂東至萬彬小憩出坐兜子踰三疊澗溜急石嶠幾覆者再旣出險欲登白竹雙鏡樓澗水闕怯不敢渡乃折而北從三峽門徒步抵玉淵夾道松杉蒼翠欲滴道石礫硤碌碌足不隨峽腹中爲蛟水盪滴疊石成阜水鬱怒作力愈猛聲愈壯飛激愈高玉淵之勝于是觀止同遊者南城陶太學嗣曾星子汪秀才迴瀾時在五月九十兩日

遊白石院記

白石院在五老峯下距白鹿洞不七里余寓白鹿三年朝

光夕影日與五老相望顧未知茲院之勝也院僧開朗者遇余述其概已復遣僧來迎遂縛竹爲輿出枕流橋南從龜山麓右旋西嚮行二里所度舒家嶽嶽斗削肩者促足曳地前後推挽行旣度折而北與五老值初日照曜石色瑩白凹凸感摺宋元皴法所不到五老儻立亦微有差數若肩隨者乃知往者所見皆側影也少南爲獅子崖卷髮俯瞰若有所攬繡毳峯仰而上承九疊屏在其東隱不見西爲金鷲峯又西爲犁頭尖又西爲大漢陽峯綿互無際北行一里餘直凌霄西南聞木魚聲則白鶴觀在焉唐開元中道士劉混成之居也觀前大樹一株圍三尋許高數十仞枝葉四出皆下垂幢幢如羽葆蓋千餘年物虞伯生

記謂混成手植疑或然然謂之杉則非也樹惟廬山有之
山中人呼爲寶樹以意度之宜爲葆觀殘破不理爲撫樹
太息久乃去左旋少東復北行少半里見山半屋數間打
稻者三四輩率注視坡下顧問從者云卽凌霄院院後有
凌霄洞因命肩者舁至湫隘不足觀蓋舊院久廢緇流卽
遺址構屋仍其名云爾乃緣崖壁攀藤蘿烏道幽折凡數
盤抵洞口叢竹滴翠奇葩流丹危巒峭發中有巨石撐拄
軒豁如堂房可布四五席旁有嘉定年四明龔某題刻蓋
唐僧道一棲隱處卽世所傳馬祖也顧峯名凌霄而此山
庫隘不稱殊不可曉循洞口北上不半里至巢松少憩遂
穿竹徑上木瓜崖崖在白石院西其上爲石船峯相傳劉

混成種瓜于此所謂匡山最絕處廣屋託幽遐者其實錄
也從木瓜崖至白石數十弓地而院址高出數丈乃繞過
院西循級而上南望鄱湖片帆寸楫如落葉浮空往來不
定宮亭以東落星以西悉成院前池沼南康府城垣室宇
直作盆盎供養真鉅觀也北顧五老橫隱穹碧不見其頂
視平地所見彌峻其下諸峯森矗爲院擁護大山大水極
目無際亦一瞬可得當爲廬山第一勝踐直恨相見晚耳
院舊爲楞伽院之東寮別名白石菴宋尙書李公擇藏書
其中後人目爲李氏山房楞伽廢而白石未遂泯者則明
僧一心所更築今開朗恢而大之之力也院故有李公祠
開朗誓復其宇曹地山預爲記手書遺之書法道古作品

峻潔余慙開朗卽勒諸石勿復如蘇卷爲汙吏斂也事具別記
日下春欲向海會不果由舊徑少西過淨妙寺取滿庭芳
數本而還時八月二日也

重興白石院記

白石院者古楞伽院之偏寮宋尙書李公擇藏書處蘇文
忠所記李氏山房也楞伽廢而山房不替以文忠之記故
山房廢而白石復興則明僧一心所築今開朗恢而大之
力也初院宇庫隘歲久侈剝開朗奮志改作會棲賢中落
山中人請移錫因主棲賢者八載旣念白石願未酬乃謝
歸當開朗主席棲賢時余嘗徧歷山南諸寺獨開朗端謹
識道理心器之今夏來謁丐余作募脩白石文疏具言白

石之勝余以秋仲過訪則院之南東俱已隆起煥發攸宜
芋焉問其所與佈施則前之文疏固未出問人也天下事
在己者可勉而爲在人者不可強而致盡我力之所能爲
而于人則聽其機之自至此開朗意也因指西寮顧余云
當爲李氏存此一席之地新建曹地山閣學預作記以券其
成今將礮石勒之俟山房成而陷諸壁是院之記顧未有
屬將以藉手于先生而大殿尙未鳩工先生又將東歸敢
援閣學之例以請余笑應之洎歸爲書其事之原委及其
意與言爲之記而空其落成之年月俾自注焉院舊爲菴
由今制當爲院故題爲白石院記

崇真觀玉皇閣記

王皇閣者何墅崇真觀之後樓也深七筵廣度以步于今尺得八丈有奇四阿重簷八窗洞達遠村平樹橫碧無際擅邑東隅之勝焉經始于乾隆之辛巳閱三載而成道士盧鏐庭介江孝廉頤堂請予記其本末勒之石考舊碑觀爲里民祈年之所有壇壝焉宋元明來廢興屢矣雍正間道士陳鶴儔規而新之工未竟遽沒鏐庭嗣主觀事慨然曰是後死者之責也乃前指後畫考極相方爲廳事者九楹參九楹之貳爲東西廂分廂楹之半爲西道門廊廡庖漏以次就理廟貌煥發軼于前規復念上帝高居而卑處平壤非所以妥神也構後樓七楹奉帝居其中神靈綏焉凡用木石若干瓴甃若干糜白鏹若干皆有會自經始至

訖事未嘗以絲粟于人蓋傾一生之儲蓄爲之而以其羨置田若干爲常住供觀于是乎可久予聞古者州里建社黨祭族酺皆有壇觀之有壇禮也自像設興民之祈報率于廟壇壝之制泯焉我國家重農貴粟循舉舊典郡縣並建農壇以時祈報黨祭族酺則聽民自爲今觀既有成而壇壝未復鏐庭其有意乎或曰歲功之成上帝主之鏐庭勤心瘁力以建茲閣虔奉上帝朝夕祝釐其前天將大庇民而賜之年于壇壝乎何有是或一道也姑書之以問後人

介休范氏宗祠記

范之得姓自晉始介休晉縣上地其東村爲張原范氏族

居焉自他有耀者於秦於楚於吳於越蕃衍以億計而介
之范爲大宗如河水之發源崑崙蓋數千年於茲矣宗祠
久廢不舉春秋常事則各事於室合族之義衰焉王正之
朔乃懸先像於廳事子孫羅拜其下祀以少牢蓋歲暮釀
金爲之以次輪值貧者或賃他屋以祀儀節畧缺非所以
致敬而發情也癸酉春其裔孫某鳩族而謀曰惟先世傳
德襲訓以迄於今而廟祏未奠其奚以揭虔妥靈乃卜食
於張原之東南隅鳩工庀其事門堂寢室略倣朱子祠堂
圖式繚以周垣環以竹樹祖宗之神妥於是春秋之典舉
於是諸父昆弟幼子童孫從宗合族屬於是褻者莊焉渙
者萃焉禮時爲大宜次之稱次之古者庶人薦於寢士大

夫之家無不廟祭者今從大夫後例得有廟庶幾宜稱者
歟抑聞之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釀金而祭猶薦也爲置
祭田若干頃比祭具物無乏事昔文正公置義莊於吳後
人卽莊爲祠祠武子以下蘇人謂之范莊制度宏敞規畫
明備今雖未能驟及也然范氏之家法有可循者矣後之
人食舊德不前光敬宗收族以嚴宗祠將拓而大之則今
日之事爲經始云爾是役也富者以財貧者以力各盡心
焉例得備書而常熟顧鎮爲之辭辭曰
縣縣范宗胚於晉卿紹德維賢復我祧祊介休之原旣廣
旣平相方視阡挹辛延庚順勢卽宜孔安寢成百禮具舉
篤慶斯宏

重脩衛文節公祠堂記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祠在崑山縣地區五圖官給編銀奉祀歲久彫剝祀典廢不舉餘阼爲旁舍佔斂無以揭虔安靈雍正初其十六世孫之居常熟苑山者曰某某葺理遺構請官復其祭而故阼之佔斂者卒弗克歸後四十年爲乾隆丁丑其後人某等廼陳敘顛末請於學使者學使者下有司正定之悉反所侵地遂撤故爲新衆工齊事經始於乾隆癸未之冬閱三月告竣豐堂翼如邃寢有伽周垣繚之制加恢焉用鳩苑宗之預斯役者協謀播規以垂永久追遠之義于斯盛矣惟是繫羊豕有石麗陰之辭久未有作乃乞予紀實而係之以銘謹按公諱涇字清叔其

先由華亭徙居崑山爲崑山人淳熙中賜進士第一歷仕四朝出入中外晚參大政卒爲權姦所阨不得究其用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秦國公賜謚文節當公爲御史中丞時韓侂胄怙定策功恣睢跋扈負乘致寇公首發奸狀定計誅之事具史傳先是光廟溺于悍后失權重華骨肉之變爲人臣所難言而公因震雷大雪應詔上言以爲陽方升而陰制之則君欺于臣夫陵于妻有一于此皆能致亂又上殿言壽康禮曠敷陳懇摯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公當之矣自僞學之禁嚴士夫爭諱其師經言傳說無敢涉朱門一字者公獨奏請召還朱子復移文新安刊布其所著書公之扶持正學以正人心息邪說其功豈有窮哉宜

乎有賢子孫以昌其緒而祠之廢而復興久而益大蓋有以致之然也初某某之求復祠址也事有所格抱隱恨焉今之繼起而成其志者則某之子某也其合貲鳩功相與有成則某某例得備書銘曰
衛之南遷實居華亭爰及闡敏子崑始興洋洋石浦公挺其靈爪哱有綿苑陽是縈崑有公祠替于中葉有司上陳俎豆斯輯閱世既長四字頽沓民居午交割爲私業公有賢裔在苑之陽追遠反始繼序不忘鄆陽歸魯復我許作廟翼翼父構子堂其筵肆肆式薦爾時以饗以侑告孝告慈水源木本人孰無之鑽石勒銘子孫其思

與北平先生論史通不應刪截書

蒙發史通後跋並尹亭山原札引昌黎欲削荀揚之義請刪惑經疑古二篇而以下詢於鎮仰見沖懷若谷廣益集思無所不至鎮之愚昧何足與此竊謂書以補注爲名止於訓釋章句可以檢正本書之失而無刪截篇卷之理昌黎不爲荀揚作注而欲刪述爲任故欲汰其不合聖藉者使有大醇而無小疵然考歷代經籍志並無昌黎刪本則亦未嘗刪也存其說焉耳今史通補注一書旣于此二者摘其紕繆指駁上方俾讀者展卷卽知其妄矣夫又何事于刪哉且惟不刪然後可得其妄刪則妄反不見譬之讞獄必盡發供狀使情見實露退無所藏其罪暴白于天下乃可以大服天下之志而成爲信讞倘徒見長吏之讞詞

而未得其所供者云何安知不鍛鍊成獄耶二篇之紙繆
供狀也上方之指駁讞詞也業已輸情吐服閱實其罪而
一旦焚棄卷宗歸于烏有亡是之倫後之人不見全書轉
滋疑竇其亦非折獄之良矣孟子七篇中如舜臣父尹割
烹百里飯牛孔子主癰疽瘡環其言多類于此正惟問詞
荅詞具載聖藉乃知戰國縱橫多有此種誣妄使當時削
而不登後世逸書間出又無命世大儒如孟子者爲之證
辨其爲疑誤不更多乎昔子朱子定邶鄘以下諸詩爲淫
奔者所作聖人存之以爲世戒而王魯齋直目爲導淫之
具欲盡斥去循亨山之意則魯齋所論爲高出于朱子豈
非好勇過我者歟雖然亨山君子人也其用意甚厚而立

論固甚讜也存其說焉可也因其稱述昌黎爲附論魯齋
之說詩以復于執事惟所裁擇不宣

虞東先生文錄卷三終

虞東先生文錄卷四

議論說書事書後

錢法議

聖人治天下常權其時勢之所趨而低昂之以適于平其必不可易者則謹司其柄而無變故動則萬事就其理靜則萬物蒙其福錢法之弊嘗患盜鑄矣今之患者不在盜鑄而在盜銷盜鑄必聚多人需器械其聲息不能無漏故防之也易盜銷者一手足之所能為日在闔閭之中而隣里不及覺故防之也難民之趨利也如水就下干錢之銅其價浮于干錢爭毀錢而為銅矣錢日燬用日缺而民無所聊于是廣設爐座以求贏餘而一日所鑄不足當一日

所銷所謂賈盜糧者也今將使銅旺價平以絕其銷毀之源其說有二一曰嚴銅禁錢之不足由于銅貴銅貴之故由于銅少銅之少也非天嗇其生地愛其寶也用之無節而不加禁焉故也賈誼以銅布于天下爲博禍劉秩以銅不布下爲四美宋王安石請罷銅禁而國用日耗其明驗已今之議者謂 國家嘗設科禁行之無效而適以厲民故不爲也不知向之所以厲民者在于收買成器使民廢其日習久用之物更易他器而加以抑勒重之以侵漁此其所以病也今不禁已成之器而第禁未成之銅不禁用器之民而第禁造器之匠豈得厲我民哉且亦非物物而禁之也其日用不可廢者條列曉諭俾安服其故而嚴

禁其餘則民之志不驚而上之教可守有益之銅不作無益而銅可裕價可平盜銷之患可息一曰定錢式鑄錢者銅易銅者銀代銀者錢錢價浮于銀銅之勢重則利之寶開劉陶所謂一人鑄之萬人奪之其不盡天下之錢而廢爲銅者幾希故錢質之重盜銷之源也國朝順治元年開鑄每文準重一銖法至平也後遞增至一銖四分而盜銷雲起康熙中仍改鑄一銖其患乃息_{二十}年_三後以私鑄盛行議者請復舊制_{四十}年_一至雍正年間因緣射利者窮極變態剪邊削皮之錢公行于市藥爐茶竈皆成融冶乃酌改爲一銖二分而銷者如故_十年_一其至于今亦窮而當變之候也按古錢之存於今者惟開通元寶爲至夥權其輕重與

國初一銖之數正合今將改鑄錢文當準此爲式使銅與銀錢價值相等銷燬造器無所利于其間民雖至愚孰肯冒不測之罪作無益之事哉議者謂錢法之病莫大于愛銅惜工使一銖之制可行國初何故議增康熙改鑄之後何故而復行加重乎恐積輕之弊流爲榆莢縋環而盜鑄者又相仍也噫爲此說者亦未察於子母相權之義矣母裕則子饒母乏則子耗銅爲錢母當操其有餘以裕生生之源而顧重耗之以資奸利使天下愛銅不愛錢而以博我不愛銅之名蒙虛聲而受實禍計未有拙于此也 國家立法未久屢經改造者所以權一時之急非常法也昔周景王鑄大錢而單穆公非之史稱開通元寶之善至于

今不廢此有何疑而憚于改作乎且向之所鑄一銖者未嘗有一銖之銅也和鉛過多形模薄劣是以奸民得緣爲利誠使銅七鉛三如式製造輪郭肉好一依唐錢官弊旣清私錢不得相混盜鑄之患亦無緣而作竊聞利不什不變法害不什不易制其當變易者時也勢也銅禁之或開或閉錢質之或輕或重是也其不當變易者理也錢之宜散而不宜聚也其利用出入宜聽之民而不宜制之官也今之議者謂錢之流通宜官爲歛散而欲令州縣征收錢糧聽民用錢投納合銀計算給照所收錢文悉于糧艘搭解以充京餉此議一行其害有五今日所患正在錢少設使以錢代銀配糧搭運民間日用愈致匱乏爲害一雖曰

聽民自便有司奉行方取盈于令之外能減數于令之中乎宋時新法之行何嘗不曰聽民自便乎抑勒之弊必所不免爲害二雖曰搭放兵糧終散在外然當開徵交納之時數萬糧戶爭先買辦市價必至騰貴是欲去商賈罔利之害轉開其居奇之門也爲害三雖曰照本地時價合銀計算然價貴而斂之價平而散之散之之時必不能歸其斂之之價一出一入虧耗國計何可勝數爲害四至于重運抵通例有嚴限正糧之外不許私裝雜貨非禁其謀利誠恐運重難行致誤漕期也嘗見夏鎮以北正運糧石每需駁淺今忽加帶錢文計自五百千以上抵米四十餘石糧運益滋沉重而無船省分勢必解交隣省勞費轉甚爲

害五昔崑山顧炎武懲火耗之弊亦嘗著爲斯論不思貪墨之吏既能橫取之銀獨不能橫取之錢乎此萬萬不可行者也夫銅者天地之所產錢者官府之所產使銅不布下錢不壅上則奸利無所容而上得制其輕重之權以與時爲進退所謂利歸一源者計莫便于此若夫銅之時盈時匱錢之時貴時賤不能不稍有參差要不至于懸絕迥殊而補偏救弊之方又善理財者所當加意也

庶孫爲祖庶母服三年議

禮有義類可尋而後世不加察者庶孫之爲祖庶母服重是也考喪服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貴父命也小記因而衍之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注疏家謂已命已之妾

虞夏文錄 四
子與父妾爲後故呼之爲祖庶母未知其果然與否然既呼之爲祖庶母則名實定矣服制不得違焉夫以本非一體之析徒以父命之故猶必服以三年寧有親爲其母所生未及持服而死爲之孫者顧憇置其生父之祖母同於無子之父妾而謂有當於聖人之意恐不然矣又公羊氏謂母以子貴其義通行至今故或子貴而封其生母或孫貴而封其父所生母則母已身受王命準以父命之例通於小記所推行而爲之制服尤確鑿無可疑者後儒多援妾母不世祭之文斥言庶孫不得爲祖庶母後不知記所謂不世祭者乃主世子爲君者言之義見穀梁非通論大夫以下也况古今異禮三代殊數穀梁之說亦不行於世

要以緣其義類求卽乎此心之安則小記所推慈母如母之義有可援爲定論者矣或謂夏殷之禮夫子能言之而無如文獻之不足子之說經不過依略推類之言其亦有文獻可徵者乎曰有之通典漢景帝前二年文帝所生母薄太后崩天子朝臣並持重服晉安帝崇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祠部郎徐廣議宜從重服齊衰三年時太常殷茂有違言廣復駁之卒如廣議行服魏書張普惠傳議廣陵北海二王宜爲所生祖母服三年朝廷如其議按此卽魯文公服成風之義後王用之遂成典制而猶斷斷於妾母之不世祭不其慎歟或又謂子所据者皆天子諸侯之禮未聞可通之士大夫也則愚更有聞焉宋志禮官詳定

度支判官薛紳父所生母服謂妾子於父歿後得爲其母
伸三年孫無由獨屈又紳頃因籍田覃恩乞將母封迴授
故父所生母安有生邀國恩死無重報合令解官持齊衰
三年之服詔從之豈非士大夫服其生祖母之證歟蓋喪
服無祖庶母之名而小記有爲祖庶母之服參之漢唐諸
儒之注疏核以漢晉魏宋諸書之故事古之人有議之而
行之者文獻具足不當輾轉滋疑使後人無所適從也謹
議

庶孫爲祖庶母服三年續議

予旣作前議後讀徐健菴先生讀禮通考庶孫爲祖庶母
後者條引據經史與予略同而於正文後復列王廷相姚

翼柴紹炳之說又似與前說抵牾者本書未加別白因爲
續議以訂其失焉王氏之言曰儀禮喪服不言父歿爲祖
母服斬惟小記有其說此爲適孫承重者言之庶孫不爲
祖後無重可傳且不爲祖父服斬安得加斬於祖庶母乎
又今會典所載亦無庶孫爲祖庶母之服亦當守其本服
爲齊衰不杖期姚氏柴氏說亦云爾不知聖人制禮文不
必具而義可類推况文亦非不具也按喪服祖父母止於
期而小記推之謂祖父卒而後爲祖母三年疏衰止及曾
祖父母而康成推之謂高祖宜總麻如斯之類不一而足
而齊衰三年章父卒爲母繼母慈母皆如母未及庶子所
生之母也而康成推之謂大夫之妾子父卒則皆得伸疏

曰皆得伸三年也小記又推之爲祖庶母疏曰亦服之三年如已母也据此則庶子於其母得伸三年蓋古法也禮官失考至武后表行之而刪其父卒之文爲過耳終唐之世禮官屢請復古而格於衆議人心之所安不能違也若庶孫爲祖庶母之服戴記鄭注賈疏反覆推究義炳辭白而謂經傳無文疎矣今律旣如唐制庶子得爲其母三年而父所從出之母顧屈之使不得伸耶傳曰父之所不降子亦不得降此禮意也今欲明嫡庶之分而降其父之所不降其於聖人制禮之意合乎不也齊衰不杖期於經無稽於律無據不可用也其執以爲辯而哢哢不休者尤在承重之說愚謂承重爲宗法設也承重主宗廟必累世承

適乃爲承重故支子雖爲大夫猶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後世宗法已廢爲祖後者不問其祖之果適與否皆被以承重之名已與古義不相應矣而猶執言庶孫不爲祖後無重可傳以抑人仁孝之思亦與於不仁之甚矣爲是說者其能復古大小宗之法使承重之祖孫皆出於累世之適而無復宗其不宗者乎吾知其不能也且其所引公子練冠麻衣條不詳核禮經而漫據孟子趙注厭於適母之誤其失尤顯按鄭注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制此服不言母也昔博士范宣有言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而屈降支子其義諦矣且服之以三年制者不必盡繫承重也慈母如母豈有正體傳重之說乎至於

庶妾不得並於正妻此當責之其父不當責之其子責之其子是教子卑母也故大夫爲妻期爲貴妾總而庶子爲母則父歿皆伸三年坦然明矣後人自生蝸擾耳古法之不行於世者多矣獨於天親骨肉間執持偏固奪其厚而予之薄而又與古今傳說多所違異誠不知其何心也若夫蒙被 國恩身膺翟芾則體尊義重前議已宏故略不復贅云

見復先生經咫中有答服問一條極陳宜稱之義以明本生祖母之當服三年可爲定論已或以事無典据獻疑爲作議證明之後又見讀禮通考中引用別議多所不安更作續議一篇事關名教不得不反覆究論非好

撫前人之失也

白茆水利議

白茆港西距震澤百五十里東北皆迤大海旁引陽城相城施城巴城傀儡及邑西諸湖之水流灌遠近蘇太二屬數百里間視白茆之盈涸爲利病故所關爲鉅也說者謂震澤之水歸注白茆入海此殊不然按桑氏舊志白茆本係湖泊與海隔絕張士誠據吳乃濬其東道以通海運不數十年而港身淤阻夏海諸公相繼挑治闊皆三十六丈入 本朝三次興挑始猶十六丈後爲十二丈港身愈窄其塞愈速而甚若果爲向來通海之道豈有旋濬旋淤若是其不可治者哉蓋白茆本受震澤之水旁流諸邑源遠

流長爲利最溥自與海通海近湖遠則海強湖弱湖水爲潮所抑不能引其清流以刷海沙而強潮日進淤沙日積白茆之不能不塞者通海故也沿海地形高印潮沙能入不能出早晚兩潮每潮積一簣之厚一歲積及尺餘不十年而盈丈矣今欲使內水之通暢必先使外水之不入此范文正公用湖不用江之說也前令耿如杞精習水利其於邑中諸港操小舟徧度形勢定爲全書其論白茆之不可通海甚詳且備後人不考耿氏之書沿襲洩湖入海之說反以不通海口爲創論不知昔人已思之熟計之周也其法當於港口築長堰以拒潮南北支港悉令包於堰內然後盡力挑濬以復十六丈之舊規枝榦相承深廣如式

使西南諸湖之水並趨交匯容納有地旁洩有方不致漫入低田設遇大潦湖水暴漲諸支港不能一時宣洩則開堰瀉之俟其稍平仍復封閉庶淤沙無自而入內水可以通流此經久之長策也更有當爲預策者大潦開堰之時水勢方張湖海陡接激衝之下恐致潰決當於堰外里許建閘一座閘設兩重厚板開堰放水俾由閘門而出水平潮進下板截之堰外之閘既可拒強潮閘內之堰自得從容整頓無倉卒潰決之患此宋趙霖建閘利於近外之說也說者又謂江湖河海天地之血脈震澤諸湖之水併注下流今築堰截之譬之人身血脈不通必致疾疢非古人決之使流之意竊謂人生窾窾既有定位卽有常職無故

於耳目口鼻之外多生一竅則人受其患矣湖水西來其流甚緩又遠有吳淞江劉家河近有徐六涇福山港諸口洩之無患血脈之閉也今必欲釋其疑或於堰內別開引河屈曲其勢以通於海每歲挑濬毋使淤滯亦說之可通者爾

按福山港徐六涇劉河諸口名雖爲海其實江也三江之水東注於海諸口爲之總滙原無西入內河之勢而有時橫決爲患者淫霖歎瀑杭睦宣歙金壇宜興山源之水迸發急注猝遇颶風其流逆上因有此患不係乎白茆之通塞也雍正十年白茆方通達無礙而海患大作可以證其說矣

辨侵伐論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灋正邦國其二曰伐其五曰侵柳宗元辨其義引春秋莊公二十九年左氏傳而以已意斷之謂有公私之別其說非也宗元之言曰古之守臣有腹人之則危人之生而又害賢人者內必棄於人外必棄於諸侯然後從而伐焉斯爲人之舉也故公之夫所謂侵之者獨以其負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內以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其過惡不足暴於天下故私之殆未識夫王者之無私而以淺陋之見度聖人矣聖人之馭諸侯也罪則討之服則舍之其在詩曰徐方不囂王曰旋歸伐之說也令而不從討而不服如所謂密人不恭敬拒大邦者則勤師以

釋騷焉其在詩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侵之說也負固不服之罪重於賊賢害人侵之義深於伐九伐之法以後者爲重故伐之後乃有侵侵之後乃有正有殘有杜有滅不得以伐爲公侵爲私也夫人臣能內保其人外不犯於諸侯此必制節謹度爲王守土者方當益地進封以示褒勸顧以私怒而勤遠略何以正四國而垂爲大法乎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杜預注曰有鐘鼓者聲其罪無鐘鼓者鐘鼓無聲蓋釋其制度如是而非如宗元所云也宗元又云有其力無其財君子不以動衆有其力有其財無其義君子不以帥師斯言也愚甚韙之

湯緩叔字說

同門友湯勉耘更其字曰緩叔問說於予予曰君兀首窮經孜孜矻矻違俗嗜好獨心追古人而從之君之擇術旣迂且遠爲諸生十餘年而薦鄉書又十二年而成進士尺寸無所效君之進取又拙且鈍夫亦緩之至矣復何緩爲君曰不然我性卞急言遽而色張字此以自救也予憮然曰予之病此久矣善哉君之能自克也君不見夫將車者乎巷仄而車輾急之則梗少需焉不易轍而往矣又不見夫操舟者乎風急帆滿將取快一瞬而覆溺隨之彼優游鼓枻者雖怒濤不能加此緩之說也雖然徒緩乎哉將必有所以用其緩者孔子之論學也曰如不及於古曰敏求若無取乎緩者而索之太迫執之太固其弊乃至於不可

言讀一書而知其理矣更讀一書而向所得者或不盡其理聞一說而守爲据矣更聞一說而向所守者或不盡可据不能不從容以俟其化積日而累之逾時而程之耳目長而智慮出故緩之說可以爲學易曰介石不終日貞吉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言人之處事當堅決果斷無因循也夫言豈一端而已方隅之見不可以定是非一睫之明不可以察情變物之交也遽而我之應也暇則可以曲折周其故而動不過物故緩之說可以處事君方篤於學而將有臨民之事故申緩之義而及於此予與君先後出司業先生門先生之爲人行潔而志平神和而守確蓋深有得乎緩之趣者老成不作典型尙存予與君其勉之

已

書翁氏二子尋親事

翁氏二子者餘姚人長運槐字葦山次運標字夢野父大環爲其妻兄恭城令鄔某質田族人其族人權子母急大環因之粵西舟次祁陽之新塘登岸失所在時同行者爲恭城子某遣數輩跡之不得明年恭城君卒喪歸經其處榜署里居姓氏與相失之月日大書酬券于後無應者母鄔以哀毀致疾居二年卒二子方齠齠莫知其由稍長其伯姊微語之葦山泣謂弟曰予兄弟乃不如曹氏一娥耶汝幼弱不任遠行予當往遂溯彭蠡涉湘沅驚濤駭浪瀕死者再鄉人有賈于楚者挾之歸伯姊迎而哭之曰汝年

未及冠遽走數千里重趼裂趾衝冒毒霧一旦踣仆非兩
大人願也于是且止越癸卯蓼野成進士兄若弟咸舉子
乃卜諸神得生還兆因刺血疏于版背負之棄家擔簦如
行腳者先是楚中報至歸大環遺篋失其鑰以他鑰啟之
得新塘詩一首有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燈之
句故二子跡其父往往于黃冠緇衣中求之遇梵宮神宇
輒叩頭哭往來匡廬鬼谷者數月已而兄入衡山弟越洞
庭而西久之復相遇于粵西之湘山寺形削面垢粹不省
識諦視久乃相抱哭哭已復商他往其友人邵君宏傑宦
粵中間之往省謂君父失于新塘而遠求之粵胡自苦爲
爲具一小舟勝其尾以便告者二子乃辭去上下衡湘間

爲清爲磯爲斷岸爲支港爲激湍怒濤爲村爲塢爲城市
爲五達衢爲迷離錯落山莊茅舍水浦漁家靡弗窮竟則
又于煙消日出月落烏啼之際含酸茹痛吟其父新塘詩
二語周流而意逆之一江空碧形影茫如大環死已久矣
而二子猶幸其生也烏窩人鄭海還年長矣扶杖而伺諸
江干呼之曰孝子而欲生逢而父乎吾不敢知否則去此
數十武纍然而坏于土者可疑也詢之曰嚮者吾弟海生
溺于是格敗葦不死葦中有人焉白皙而臞莫詳其死之
日里中人率相與瘞之其言服飾狀貌皆信乃亟詣海生
家其妻出葦中人衣帶間鑰製屈摺毀一齒二子未之識
也走急足證之姊擬前所歸篋上鎖牡牝合還報大慟始

信此纍然者之爲父也大環溺三十餘年而一鎖一鑰乃相合數千里外豈非天哉大環厝處爲白沙洲去新塘里許當恭城喪歸勝岸時海還兄弟欲往告里人尼之故不果至是始得扶櫬歸葬曩所得兆說者謂海生海還其驗云

論曰二子捐妻子薄死生冀一見其父卒不可得乃僅得遺蛻一具能不爲之痛心哉雖然尋生者易尋死者難當其蹤跡飄梗姓氏流傳儀觀動靜有可得而物色者死則已矣問諸水濱誰爲知者又况星霜變革至三十餘年之久哉愍遺一老出寸許鑰爲證終得骸骨歸故里天之哀孝子而賜之者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有欲聲其事于

朝者或以未得生父獻疑爲著論曉之

書任三殺虎事

歲壬戌余館大臺莊之黎氏八月旣望主人夜飲客客皆短衣科跣箕踞作牛飲撞塘呼號如沸羹焉客有任三者年可七十許頭禿齒缺猶勝酒數十斗與諸少年角勝酒中乃自言灤州殺虎事灤舊無虎患猝有虎入村舍自晨至食殺十九人或折手足或斷顙或破腹出腸旋棄去復擇人噬咆哮籬落間民鍵戶竄伏道無行者三適有約將過其里親故聞者咸尼之三慨然曰虎爲患若此雖無事猶當赴之况與人約而更爲虎避耶遂挾二矢往遇虎發一矢中足時虎方蹲大樹下被矢怒甚奮牙爪前撲三三

竦踞樹巔虎仰首望樹吼葉墜地如密雨三兩足貼樹枝以手掠去其鬚徐抽矢注射志其喉鏃出喉間者數寸虎培地陷尺餘斃三從樹躍下操空券過所約者門門闕不得入急叩之大呼虎已斃始啟門備言殺虎狀聞者惴栗不卽信乃叫呼其鄰里數十輩執械往虎所見虎伏地猶逡巡莫敢前一二悍者稍卽之輒反走已而偵其果死因其昇至隙地刳其皮鬻分之虎患絕于是衆知三之能殺虎也方三言時長榆歷歷明月如洗客其屏氣注目屬耳于三三掀髯抵掌且飲且談余壯之且喜其靜客喧也爲之浮一大白

書蜀王鐔書藏經殘葉後

戊寅秋合州牧張君兌和以考最入都攜其所寶楷書藏經數十紙來一時巧取豪斂幾罄其橐君移寓避之瀕行乃出數紙貽余曰得之廢塔中蜀相王鐔筆也卷末有款識今散落余囑其開具本末竟不果後四年樂山令鄭君琰來出舊作相示有跋潼州寺塔殘經卷後急索其卷閱之與余所藏出一手始知塔在潼川鄭跋云乾隆丙寅五月十日潼川琴泉寺浮屠圮出楷書藏經數十卷不著書人名經尾署武成三年字蓋蜀王建時人也塔圮時殘卷零亂寺僧焚棄略盡蓬溪廣文王君某適在郡聞而馳往撥拾燼餘數卷余方攝蓬溪篆王君分以餉余此鄭卷本末也不知張又得之何人按十國春秋王鐔字鱣祥前蜀

高祖武成二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後主乾德中爲宰相好學攻書嘗親寫釋藏經如千卷每趨朝于白藤担子內鈔書以二君言合之其爲錯書無疑錯相後主不能有所匡救獨以字畫之工千餘年後猶使人寶秘愛玩人何可以無所長哉

書錢宗伯開國羣雄事略序後

序云昔張衡上書謂更始居位光武爲其部將然後卽真宜以更始之號建于光武之初然則龍鳳之號或亦高皇帝之所不廢此說非也天降時雨山川出雲高祖之因義帝光武之依更始此其類也紀高祖者不聞追列楚年誌光武者乃欲推先更始乎陳壽蜀志列二劉于昭烈之前

識者非之原壽之意以正統予魏以列國紀蜀故其例如此然猶不免後世之譏况以堂堂一統之明居尊正位顧以蠅聲紫色滓穢乾坤亦不知類之甚矣夫太祖之興因于滁陽滁陽國小兵疲不能自立其假號于龍鳳者時也勢也惟聖人因時度勢故蠖屈泥蟠爲乾之初九至于羽翻成風雲至而乘龍御天之業隆焉試問滁陽起事之後洪武紀元之前曾假龍鳳之一兵一甲乎曾受龍鳳之一民尺土乎而山童林兒又皆狐呼魚書陳涉吳廣之徒實非趙宋之苗裔而太祖之先曾隸其版圖受其臣役者也然則何所取而欲用其年號加于太祖之編乎劉知幾作史通嘗警千古而于更始之事不能無惑于張衡之言况

後此者乎甚矣學識之難也

書龔淵孟先生北征日記後

先生以名孝廉屢躋公車不得已就銓爲崇德令報最入西垣忤烏程相改注工曹再貶南指揮復起主南北部政尋罷歸以國變不食死著述甚富此記其三上公車事也所記皆交遊讌集往來談論而一時衆正相投披肝露膽生平節概略見于此先生抱經濟才有慷慨犯難之志而訕于時可惜也然使先生得乘時會預天下大事亦終與楊左諸公填身狴犴安能得一當以抒所抱乎其歸休于家以赴首山之義不可謂非幸也獨其詆斥熊武昌與諸君子意見殊異余嘗讀武昌文集觀其議論所發洞中肯

脣及再出山與本兵要約諸事後皆反之以至于敗非如先生所謂束手無一籌者豈武昌督學江左時曾以事刻繩先生故不能不憤憤耶果爾是亦如陳同父之于唐仲友已自克之難如此

書邢貞女傳後

婁東呂愚畦爲邢貞女立傳取例子故明革命時布衣傭工之人蹈水投繯以成其志者亮哉呂子之善持論也世儒都以未婚守志爲非禮震川歸氏作論引曾子問壻之父母死一節以證其失蓋歸氏承孔疏之謬以免喪弗娶爲別娶以弗娶嫁之爲改嫁遂使夫婦大倫幾成市道聖人制禮之意殆不然也夫婚禮自問名納采以至請期告

吉皆父母之命也父母歿而盡廢其成命有是理乎曾子問之言特告吉而遭喪者之變禮所謂免喪弗娶者卽不忍卽吉之義所謂弗娶而後嫁之者蓋免喪時弗娶遲久而後嫁之也經義宏深非淺學所能測識要于別娶改嫁之云斷斷知其不然者歸氏據以律守志之女非其義矣夫王蠋不仕齊而死齊謂之忠臣龔勝不仕漢而死漢謂之義士以草莽未仕之臣而能盡臣道古之人尙猶難之况明明納其聘幣而以身許之者哉愚睦之說殆無可議者因綴數語于後以破世儒之拘牽使褚淵馮道輩不得有所託以自詭焉

書楚江幽思畫圖冊後

余初識漱亭于汝南館舍未之奇也已而漱亭以拔萃待詔公車門余時寓居西河間一往叩則息影僧寮異于長安中觸熱襪襪者乃延與同寓因得覽其所作清和婉轉如其爲人未幾漱亭官楚中去其仲兄猗園來復主余家爲言漱亭服官清况案牘之餘不廢吟咏漱亭亦嘗以書至如猗園言猗園復稱其小阮耕虞從游楚幕與漱亭詩酒相屬間作繪事以發揮性緒漱亭藉以忘遠宦焉歲癸未余以養疴旋里而漱亭人琴俱杳獨耕虞隱居語溪介友索其畫得人物長卷沖淡元素見其一斑尋有楚江幽思詩畫冊示者余讀其詩乃如見我漱亭也繼讀其畫又如覆覽我漱亭詩也蓋漱亭于役江干舟行峽中隨所觸

而寄之詩而耕虞以畫傳其趣猗園所謂詩酒相屬發諸
繪事者其在斯與獨念十年前與漱亭聚首西河停杯酬
唱忽忽如夢今睹此冊愴然傷懷援筆不能舉其詞也聊
書此以誌感

虞東先生文錄卷四終

